

# 梁晓声 作品精选

作	名	跨
精	人	世
选	名	纪

梁晓声 著

荒原上只有你一个人，这么  
广袤的荒原！  
这么孤傲的你！  
还有那只孤独的苍鹰。  
你的孤独在地上，它的孤独在天上。  
——梁晓声《黑帆》

# 声 作 品 精 选

梁晓声 著

## (鄂)新登字 05 号

### 图书版编目(CIP)数据

梁晓声作品精选/梁晓声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473—7

I. 梁…

II. 梁…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1171

### 梁晓声作品精选

梁晓声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25

版 次: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70千字

印数:2000册

ISBN7—5354—1473—7/I·1171

定价:19.60元

##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着重其文学性，又要着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 总序——

#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

在积重中打激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 目 录

---

---

<b>《跨世纪文丛》缘起</b> .....	陈 骏 涛 ( 1 )
<b>总序：跨世纪的机缘</b> .....	谢 冕 ( 3 )
苦 艾.....	( 1 )
黑 帆.....	( 22 )
猎 熊.....	( 44 )
荒原作证.....	( 55 )
尾 巴.....	( 96 )
钳工王.....	(152)
司马敦.....	(201)
学者之死.....	(252)
山里的花儿.....	(301)
<b>跋：梁晓声的英雄意识和平民意识</b> .....	(371)
<b>后 记</b> .....	(380)
<b>附录：梁晓声主要作品目录</b> .....	(382)



## 苦艾

我当年插队落户那地方，叫松树沟，是北大荒最偏远的——一个极小极小的村子。距县城二百八十多公里，到最近的邻村去，也要走一上午。

松树沟地处两山之间的坡谷，没有一棵松树，却被稀疏的柞树林包围着。一条季节性的小河流过村边。河岸的草地上，长着一丛丛的苦艾。每到五月节的早晨，孩子们都踏着露水去采回一把；挂在房门上，窗檐下，闻着那带中药味的香气，可没有人去尝一口，因为它的叶和茎，是那么苦涩……

每年开春雪水下山，这个小村子都遭到一次无情的冲荡。那时节村人们就到山上去躲几日。劫难过后，才回到村里来。年复一年，这小村子竟被冲荡得像颗卵石，分不出个村头村尾，也没一条像样子的村路。

然而，那里的人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迁居这回事。大概也没什么人怂恿过他们。“他们准是舍不得丢弃坡谷外那一望无垠的沃土。

他们世世代代的汗水滴在那片沃土上。

松树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角，仅有二十三户人家，百来口人。

和我一块到那里插队落户的，是我的同学李鸿元。我俩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富于幻想而且具有探险精神，我从小多

---

愁善感珍惜友谊。跟随他我敢于赴汤蹈火，去最原始的地域。

我们两个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突然有一天双双出现在这样一个旷世荒村里，并且口口声声要扎根落户，使那里的人们感到大为惊奇。我们像火星人一样被围观着。

男女老少，一致地公然地嘲笑我们的小白脸。生产队长，一位六十多岁的，颇见过些世面的，看得出在村人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长者，不失礼数但又相当矜持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向他传达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我知道的。”他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地点点头，“你们可以在这里落户。”

于是，我们就成了这里的村民。

村里的人们普遍对我俩相当客气，相当尊敬，却又保持着一段难以缩短的距离。

第二年，在我俩的提议下，村里办起了小学校，我当了小学校的教师，李鸿元当了村上的会计。

也是那一年，春梅子成了我的学生。

她已经十七岁了，妩媚动人，一张标准的鹅蛋脸儿，下颏尖尖的，整齐的刘海儿严密地覆盖着前额。两条眉毛又细又长，不浓不淡，弯弯的，眉梢略微上挑着，括住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那双眼睛黑白分明，眸子中闪耀着山村少女单纯而略带野性的光芒。

她的身材既苗条又挺拔，像一棵小白桦树。

她是个土生土长的当地姑娘。

造物主似乎有意将自己的杰作藏匿在这个远离文明世界的小小村子里。

她像一朵野百合……

---

---

## 名人名家

---

---

她的父亲郑传发，五十来岁，老实，愚钝，窝囊，是村里的大车老板。她的母亲，比她的父亲小十几岁，有些姿色，轻佻，风骚，没真心和她父亲过一天正经日子。

村里找不出几个男人没被那女人诱惑过勾引过。用村里人们的话说：“那女人！你吹她一口气，她就落你一脸灰！”

她名声虽然不好，但男人们都爱围着她打转。

郑老板非常惧怕他的女人。

有一次，那女人正和一个汉子在家中厮混，被郑老板偶然归家无意撞上了。

那偷人家婆娘的汉子拎着裤腰，嘿嘿笑着当面扬长而去。

那女人恶声恶气地骂他：“死鬼！谁叫你偏偏这早晚家来的！”

他，却低声下气，讷讷地回说：“我，我不知道你们有事。我……家来……吃饭……”

春梅子身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孩子一个模样，毫无同胞的面似之处。人们都说，她那些弟弟妹妹，没一个是郑老板的。甚至有人说，十七年前，有一个收山货的外地人来到松树沟，在郑老板家住过一宿，临行留下一双皮鞋算宿钱，不久春梅子她妈就怀了春梅子，这事儿没有真凭实据，但前几年一向不肯花钱穿戴自己的郑老板，却穿过一双半新不旧的牛皮鞋，倒并非无中生有。

摊上这样的爹，这样的妈，这样的一帮弟弟妹妹，春梅子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可想而知的了。她发育得成熟，亭亭玉立，俊俏撩人，无论出现在哪里，一些心术不正的男子们，目光都粘在她身上，关于她的种种风言风语，便像口头文学一样，日日翻新地在当地村人中流传。

然而我和我的插队落户的伙伴，对春梅子却并无恶感，她

## 名人名家

是全村除了穿开裆裤的孩子们以外，唯一的一个主动接触我们的“大人”。这一点对巩固我们在此地扎根的决心是非常必要的，她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外来人的存在，在全村人都有意同我们保持某种距离的情况下，毕竟是值得我们自慰的，何况她每次来到我们的住处，都会给我们带来榛子。令我们不开心的是，她叫我们“小白脸”。

她一来，就坐到我们的窗台上，背依窗框，两脚并放，双手抱着膝盖，开始向我们提她的“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城里人的脸这么白呢？”

“听说你们城里人，一男一女在街上走，不是搂着就是挎着，还穿高跟鞋，咯噔咯噔的，真的吗？”

“你们也跟女孩子们那个样在街上走过吗？比如你们的姐妹妹。”

她经常提出这一类令人发窘，啼笑皆非，而且难以回答的问题。仿佛在她的想象之中，城市是一个简直不可思议的地方，城里人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人，城里发生的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时，她也不提出什么问题难为我们。她就那样子靠着窗框，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台上，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凝视地眺望着谷口，眺望着黄昏后谷口迷蒙的晚雾，眺望着谷口外荒寂的莽原，嘴里将榛子壳咬得咯蹦咯蹦响，眼中闪耀着奇妙的神采……

在我当上小学的教师正式开学上课的第一天，我把她得罪了。或者更严格他说，是她把我惹恼了。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她竟也像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们似的，一本正经地坐在教室里。

我诧异地问：“春梅子，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她回答：“我上学。”

“别胡闹，你都十七了，还上什么学？再说，我也教不了你！”

她不吭声，扬起脸，眼睛盯着顶棚。

“快出去，我要上课了！”

她一动不动，坐得稳如泰山。

“春梅子！……”

我火了，走上前，拽住她的胳膊往外拖。

她一甩胳膊，虎视眈眈地瞪着我，忽然骂了我一句：“小白脸！不许我上学，我还不稀罕让你教呢！”

她从教室里跑掉了。

我开始上课了。

我对孩子们说：“同学们，我姓梁，今后你们就叫我梁老师……”

啪，什么东西打在我的额角上，低头一看，地上滚动着一颗松子。

我接着对孩子们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课，第一课先学一个人字……”

啪，又一颗松子打在我的鼻梁上。

这一次，我清楚地看到，春梅子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纸筒，在窗前一闪。

所有的孩子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我心里把春梅子恨得咬牙切齿。

从那一天起，她不再到我们的住处去玩了。

春梅子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在几个月后全村的新年娱乐晚会上。所谓娱乐晚会，不过是这里的村人们集体开心的一种名正言顺的方式，除此而外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就依赖

于半导体，而那玩意又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没有比松树沟的人们对于样板戏再熟悉的了！大人孩子们都能整段整段地唱。是天天听半导体的普及结果。

不知某些人们出于什么心理，显然事先串通好了，在那种公开的娱乐场合起春梅子的哄：

“春梅子！来一个！”

“春梅子！露一手！”

“春梅子！……”

她被几个人从座位上扯起来，强拉硬拽地推搡到了台上。她从土坯垒的台上跳下来几次，几次又被人推了上去。

她终于明白了那些人是在有意要弄她。她在土坯台子正中站定了，把长辫子使劲儿朝背后一甩，咬着下唇，镇定了一刻，眸子咄咄地盯着那几个存心耍弄她的人，问：“你们，要我来什么？”

“学猫叫春！”

“学公鸡打鸣！”

“嘻嘻！……”

“哈哈哈哈哈！……”

那几个人开心了，发出放肆的，获得了某种满足的大笑。

我，不无同情地望着春梅子孤立无援地站在土坯台上，觉得她真可怜。

她的父亲郑老板，就坐在我前面一排的小凳上，竟也发出了两声嘿嘿的蠢笑。

这当父亲的人口中发出的笑声，令我感到非常刺耳。我很难理解，他亲眼见自己的女儿如此这般被人捉弄耍笑，到底有什么开心的？

他好像要回答我似的，朝后扭转头，分明颇得意地又嘿嘿

笑了两声，说：“我春梅子，才不惧这一套呢！”

坐在我身旁的李鸿元，低声嘟哝了一句：“庸俗透顶！”

老队长站起来了，严厉地大声制止：“胡闹！这是娱乐晚会！不是耍狗鬃子！春梅子，你下来吧！”

“不！”

谁也没想到，春梅子会这样回答。

“我来！”她大声说，“我来捉鸡！”

队长火了，呵斥：“你这丫头！不识好歹！什么捉鸡捉鸭子的！给我马上下来！”

“就不！”

她在台上跺了下脚。

李鸿元捅捅我，小声问：“她要干什么？捉鸡？……”

“谁知道！活见鬼！”我也不知道她要捉什么鸡，只是愈发觉得，由于她自己的固执、倔强，使自己陷入了更让人可怜的地步。

“你！队长叫你下来，你就下来呗！你要捉鸡，回家捉去！”

郑老板急了，站起来对女儿大声粗气地吆喝。

“不用你管！就在这儿捉给你们看！”

春梅子又跺了下脚。

人们哄堂大笑。

她，不理睬人们的笑，她转过身去了，背朝着土坯台下的人们。一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腰际，辫梢扎着红绒绳，煞是惹眼。

少顷，我分明听到了小提琴的声音。接着，听到了大提琴的声音，随后，听到了整整一个交响乐队才能奏出的音响。

我惊异了。

这音乐声是从春梅子口中发出的。那是样板戏《沂蒙颂》中捉鸡一场的音乐。由于这段音乐既不是乐器奏出来的，也不是半导体播放出来的，而是从一个少女口中模拟出来的，这少女又是人们所熟悉的，无论怎样的人随便都可以轻挑一下的，所以这种表演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人们感到太绝妙太新奇了，人们安静了。片刻的安静之后，便是一阵骚动。有人跑到台前去了，伸长脖子要看个究竟。他们以为她口里含着个哨呢！

我至今仍不能给这种表演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曾听过杂技演员们模仿音乐的“口技”表演。但他们那种“口技”表演虽然可以惟妙惟肖，但缺少音乐最不能缺少的成分——情绪色彩。而从春梅子口中模仿出的音乐，却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虽然这情绪色彩是那样地不准确。从此一点区别判定，或许把春梅子的表演称之为“口奏”，可能稍微贴切些吧！

她，春梅子，随着自己的“口奏”，两只脚尖，像个真正的芭蕾舞演员一样，在土坯台上竖立起来。

她的身材，更挺拔，更窈窕，更显出青春少女优美的线条和体态的轮廓，更迷人了……

她开始起舞了。那舞姿，翩翩的，轻盈欲飘。那手臂的舒展，那婀娜的腰肢的探转，那无声移动的脚步，那条轻轻甩动的长辫子，那双闪闪的自我陶醉的兴奋的眼睛，都令人们看呆了。包括开始时起她哄的那些人。

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没经过专门训练的即兴的表演。也许在舞蹈家们看来，不过是一个野俗的少女过分任性的胡闹而已。

但，即使我这样一个在大城市中欣赏过高等艺术表演的



人，也不能不承认，当时，在北大荒的深山沟里，在一个小小村子的破仓房里，在土坯垒的台子上，我所看到的一个村野少女的随意的手舞足蹈，是美的。那是从未接触过艺术的一个少女对艺术的本能的体验和追求。

当然，也无疑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我欣赏，自我快乐，自我而又忘我的情感的奔泻。

她，春梅子，那时刻显出一个少女的全部的青春活力，全部的炽烈的热情，近于疯狂的情绪来。是的，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随意的，都是任性的，但也都是美的。美中带着粗俗的野性。她旋转，她雀跃，她口中时时发出尖叫，她在土坯台上认认真真地捉着那只看不见的“鸡”。

她捉住了。

“鸡”挣飞了。

她再捉。

她开始喘息。她脸颊上滴下了汗。她显然捉累了。

李鸿元又捅了我一下，压低声音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瞅瞅他，反问：“你认为呢？”

“看过小说《巴黎圣母院》吗？简直是一个艾丝美达拉！绝了！”

我的好朋友如此回答我。他眼睛盯着台上的春梅子，口中不停地发出啧啧赞叹之声。

我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

郑老板回过回头来，瞧着我们，自骄自傲他说：“我女儿天天跟着半导体自己学的！信不信由你们！我女儿，哼！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上要么她能赌这口气不从台上下来？”

我打鼻孔里哼出了一声。

我看见队长站起来了，脸上显出颇不安的神色，对台上的